

## 專訪藝術家淋漓淋漓

文：oi  
排：oi

### By the poor

為了記念那個大雨淋漓晚上，他為她取了「淋漓」這個名字；後來她回他一個「淋浪」。然後他們的創作生涯也從那場雨掀了序幕。

從設計系畢業後，淋漓淋漓斷斷續續接過些設計、畫人像的工作，收入不多，卻更多鬱結。某日，兩人在街上重遇，一個通宵將三年來的鬱結苦悶道出，才發現二人對藝術有著同樣的追求和執著，因此一同前往法國修讀藝術。

淋漓坦言：「在法國的五年，是最辛苦的五年，但也是對我們最重要的五年。」人在異地雖然能夠每天逛博物館、到畫廊看畫滿足自己，但讀書以外，更多時間用在煩惱生活。為了能維持生活，他們在街頭畫人像，但收入遠遠不夠應付開支。因此甚麼工作也要做，有一個滑稽的情況是淋漓彈著土耳其進行曲，淋漓在旁伴舞，卻是在跳中國舞。在環境最差的時候，他們甚至要當清潔工人、幫有錢人煮飯、砍樹。



《雨傘人》淋漓、淋漓

縱使難捱，回想起來還是值得。「但正正因為這些經歷，才能造就現在的我們。許多人生的價值觀和對社會的一些看法，都是在法國讀書時建立而來的。」

他們的作品都與社會公義有關，如2011年的作品〈紙皮人〉記錄了拾荒長者的生活；2012年的〈扭計人〉悼念花園街排檔大火的死難者；〈板間人〉則揭示了荒謬的居住環境；淋漓的最新作品〈菜園人〉描繪政府強佔新界東北土地以興建高鐵。許多人將他們的作品理解為「為窮人發聲」，他們笑說：「其實我們不是with the poor（與窮人一起），而是by the poor（窮人）」也許由於經歷過貧窮，從小出身基層，住過板間房、臨屋區，在法國經歷過留學的謀生經驗，令他們深深明白貧乏之苦。



梵高：「沒有東西比愛人（這件事）更加藝術。」

也許這就是他們捨棄設計工作，全情投入油畫創作的理由。商業價值高的設計行業，與淋漓淋漓的價值觀背道而馳。淋漓覺得設計並不必要，這只是特地創造一個需求；「做設計會沒有了自己，因為你要應付一個客人，感覺像是做別人的螺絲。」比起滿足不同人的要求，他們更希望用畫作與人溝通。

淋漓認為，畫作的最大優勢，是能給予讀者強烈的印象，而他們希望讀者從畫作中抽取某些東西轉化或昇華。在眾多畫作，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畫作是〈拉鍊人——悼小悅悅〉。這是淋漓淋漓第一幅共同合作的畫。他們的性格都很強，有強烈的主觀感覺。淋漓多以批判角度畫畫，淋漓則是尋找希望。過程中，他們要不斷磨合、妥協，最終才能完成作品。拉鍊可以拉上拉下，取決於你以什麼樣的心態看待事情。淋漓心存希望，所以畫上最後拯救小悅悅的婆婆；淋漓卻畫上冷眼旁觀的路人。有些小朋友看到畫作，會不其然地將拉鍊拉上。「因為他們覺得拉鍊就應該是閉合的。這就是我們希望做到的轉化。」

拉鍊可以拉上拉下，取決於你以什麼樣的心態看待事情。淋漓心存希望，所以畫上最後拯救小悅悅的婆婆；淋漓卻畫上冷眼旁觀的路人。有些小朋友看到畫作，會不其然地將拉鍊拉上。「因為他們覺得拉鍊就應該是閉合的。這就是我們希望做到的轉化。」

淋漓淋漓深明，追求藝術不能只講求自我滿足，這樣的藝術太離地。從聖像畫到現在的人像畫，他們將對宗教的狂熱投放在生活上，將畫作變成社會關懷。他們都同意，藝術不應與金錢掛勾。創作是一件很個人的事，創作、思考的過程都是主觀的，只是純粹地處理自己的情感或者解決某些困難的作業。但宏觀來看，社會需要主觀才能令社會進步。

「作品會引起其他人的共鳴。當然，要找到明白你的人很困難。過程未必要你接受些美麗的東西，而是要去接受些新事物。這些主觀（的新事物）是無意識地挑戰人的美感和價值觀，這樣才能發揮人的潛能。」這些新事物也許會挑起人內心深處的情感，可能是恐懼或渴望。其實所謂的「新事物」有時只是被文明遮蓋了的真相，反而要解放出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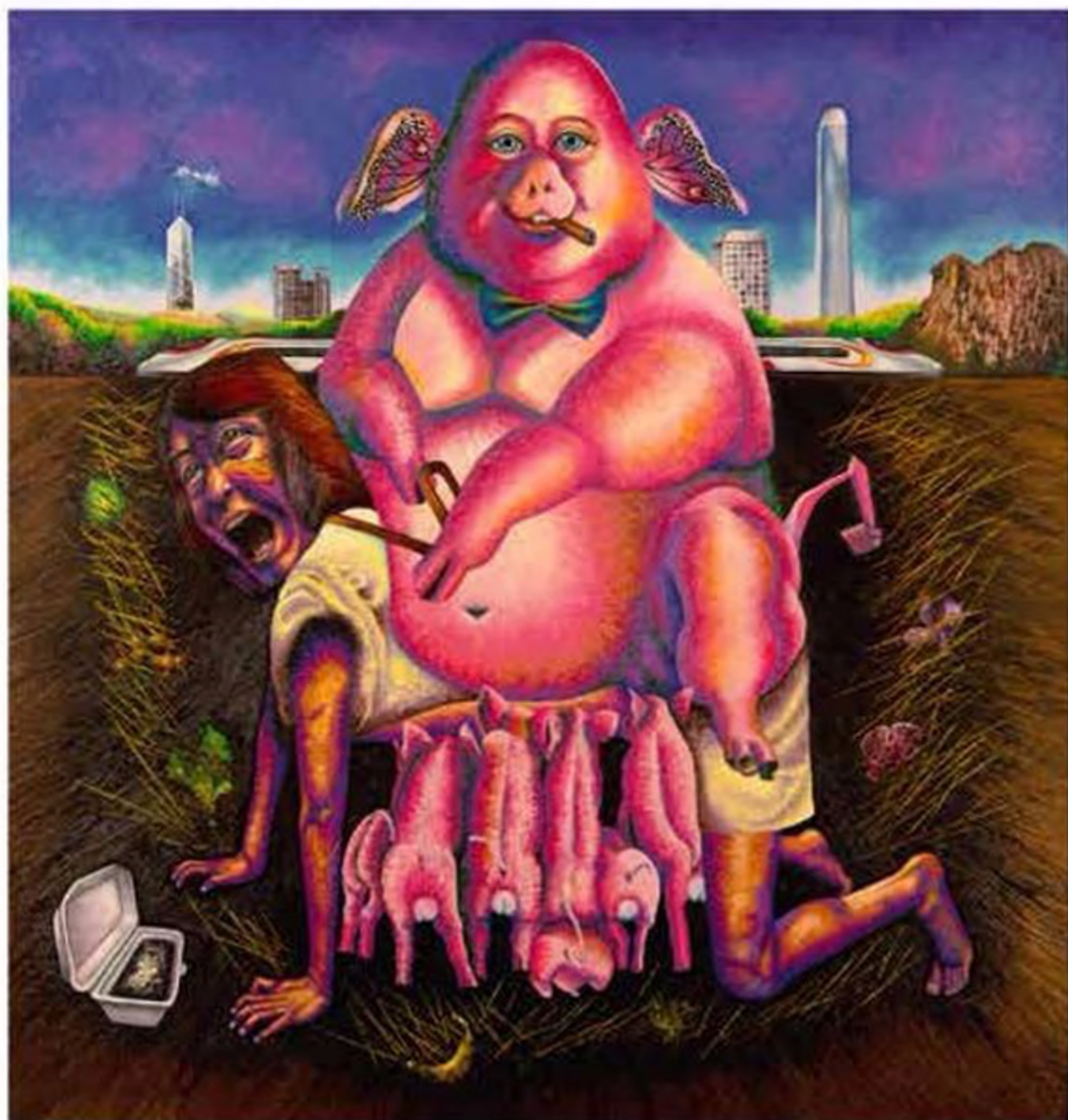


淋漓／淋漓





淋浪畫作《板間人》



△淋漓、淋浪畫作《拉鍊人---悼小悅悅》

◁淋漓畫作《菜園人》



扭曲的肢體、放大的瞳孔、鮮艷得誇張的色調。每一筆都是如此觸目驚心。不少人對他們畫作的第一印象是「恐怖」。恐怖可以是一種美學，但他們強調求真。金玉其外的事在社會比比皆是，他們的畫作就是揭露內在的敗壞和醜惡。而過程的美，卻比起外表上的美更美。他們深信，人追求真善美。真相也許可怕，但也美麗。

淋浪認為，現時公民運動力量不夠大，是因為土壤不夠大，真相往往被淹沒。而藝術就能讓人培養勇氣，揭示真相。他們絕對不會將自己的畫作定性為Propaganda，反之，真相才是他們所追求的。不難發現，他們的畫都經常處理恐懼或一些人性中比較負面的情感，將現實生活被壓抑的情緒轉化成一種軟力量，形成同行和鼓勵的作用。

## 孤獨與存在

在香港，藝術創作是孤獨的。淋浪不諱言：「香港政府沒有一個官知道甚麼是藝術，至少他們做的事都顯示不到他們的遠見和目標。」好比西九文化區，對政府來說，都只一個地產項目。又如藝發局的撥款，基金的大部分都分給固定的大團，卻忽略中小型的藝團或年輕的藝術家。現實一點來說，單純的藝術創作不能維生，要靠教畫和其他額外工作填補收入。油畫的創作時間長，一筆一筆燃燒了歲月，卻沒有人欣賞；有時甚至會想，他們死後，這些都只成了一堆垃圾。要堅持想做的事，只能靠那殘存的信念或夢想。

畫廊告知他們，全球有三十萬人支撐整個藝術市場，而要進入這個市場，就只能畫一些符合這些人口味的畫作。不少畫廊說，太大的畫不能賣、這樣的畫風太恐怖；畫廊一句「政治騎劫藝術是一條死路」，令淋浪明白，他們所相信的事，顯然跟這個世界相反。

但同時，當他們開始畫這些題材時才能找到存在感。「因為畫畫是很個人的事，當一個人愈『個人』的時候，就愈孤獨，因為沒有人分擔。但當你開始關心身邊的人和事，人就不會如此孤獨，因為你發現不只是你一個人受苦。」

說起存在感，他們特別想感謝陳士齊教授。他是第一個欣賞淋浪淋漓畫作的人，也是第一個贊助他們畫畫的人。「他很關心社會的事，尤其是在公義和愛的層面上，而視野也很廣。」淋浪淋漓以前都只畫香港發生的事，陳士齊教授鼓勵他們關心香港以外的地方，例如中國的維權人士、甚至更遠的敘利亞戰爭。「他擴大了我們的世界觀，但共通點都是人性。」

藝術不一定是離地抽象，如果你相信藝術就是生活，你會發現它未離開過我們。「許多人問我們，『將畫掛在家中，不會覺得很不安、很恐怖嗎？』，但事實是，真相比我們畫的更恐怖。」「所以很多人會覺得我們很古怪。但就算怪，也想對自己誠實。」

這是擲地有聲的堅持。